

## 背影相遇

奶奶睡著了。整個房間也跟著沉沉的睡去。

她又醒了，她又醒了。她在她的房裡走來走去。她常常在她的房裡走來走去。她輕輕墊步，像是跟蹤。

她坐在梳妝台前梳理頭髮，有時整個手掌撫住整面垂下的髮，緩慢輕柔的梳理，有時一根別過一根仔細地挑選、檢查，像個少女般側彎著頭仔細的檢選髮上質地較差的幾根。用手指捲起，修一修或剪去。

梳妝台前的瓶瓶罐罐溢出好幾種香味，再匯合成一種她的味道。

一整個下午，她在鏡子前可忙的呢！瞧都沒瞧你一眼，忘我又專心的眼神，只盯住鏡裡的自己，自顧自的打扮，她在鏡子前左右端詳自己對稱的臉頰，鏡子裡映出她的美麗，附和著熟稔的裝扮動作，細緻的動作反覆來回，伴著她的低語竊竊，她告訴自己，這一身打扮是爺爺最喜歡的樣子。

「奶奶吃飯了哦。」

「等一下，我擱一下下啊！」

你躺在她的床上，等待，無聊至極的幾乎快睡去。原本，你是前來叫她出去吃飯的。沒想到進入房間不久後，你卻忘了。

你躺在奶奶的床上；才剛發育而未成熟的身體躺在這只蓄滿老舊味道的床鋪上，無論怎麼翻滾，你的年輕氣息似乎都替代不了時間留在這床上的味道。

爺爺的味道已經不見了，只剩下奶奶的，各式水粉添加上老去的味道，成了奶奶獨有的香味。每一次你幫全家人晾衣服時，總可以在一致的洗衣精下辨識出各人的味道。

她忙碌又迅速的動作仍然持續著，背對著你，停不下的動作看起來充滿生氣，而你竟全身幾近無力的想睡去。她一直沒回頭看你，她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見你爺爺。她的聲音裡流溢著甜蜜。

「太甜啊啦。」爺爺大聲的對著賣棉花糖的小販說。

奶奶說，當時你還是個小娃兒，跳啊叫的，盯著爺爺手裡的棉花糖，眼淚已經不由自主地流得到處，可爺爺只將它拿在手上，咬了一口後，就急著跟小販論理，你氣急了就只管叫啊跳的，拼命伸手去拉扯爺爺的手臂，可爺爺還很健壯的撐高著手，對你的施力與哭叫只敷衍地說說，手裡的棉花糖好像在你上頭飄啊飄的，快飛走似的。你一直搆不著。

當爺爺把棉花糖拿給你的時候，整團的糖棉花有一角像是著過火一樣的缺掉，可是你只是感動的邊舔邊抽著鼻涕，幾滴落到棉花糖上頭的淚水直接的侵入棉花糖內。飽滿的棉花糖漸漸的縮去...

那是你第一次吃棉花糖。偶爾奶奶就喜歡提起這件棉花糖軼事，在親戚朋友面前取笑你一番，也連帶告訴爺爺疼惜你的模樣。

奶奶的房間燈光相當柔和，昏暗暗地，黃澄澄地，是一種五燭光的暈黃燈泡被置放在外表雕有花飾的燈罩裡，所獨自發出的微弱、深澄的亮度。

整個房間感覺像是睡眠惺忪的獅子，懶沉沉的。她說她如此佈置自己的房間是有特別的理由，一來是她喜歡使用數種紅花布交疊充當窗簾或牆壁四周的帷幕，一片一面都是她親自剪裁縫製的；另一個理由則是她說她太老了，眼睛不中用了，「不行受光啦！目油直直流」，所以她房裡的日光燈管早已被你爸給拆去。

房裡一直保持柔和的光線。

天花板上有一條筆直明顯的乾淨痕跡，突兀地附在上頭。

密封的窗簾背後依然透著光，以大紅為底的房間充斥從外頭頑皮透進的光，紅光與外頭亮光交接的地方像是誰將侵入誰、快溢出一樣。不過，外頭的光每次一進到房內，就得四處逃竄，最後消失在紅色布幕的各個角落。

整個房間的空氣陰涼、暗沉，總有種時間緩慢到近乎停滯的感覺。

這感覺好熟悉，像是……

你努力的回想那些你僅閱讀過且可倒背如流的漫畫書，這感覺像極了某個突然忘記的熟悉場景。

你躺在奶奶的床上，背感覺軟沉沉的，你因陷入此種緩慢的氛圍中而睡睡醒醒好幾回，棉被與枕巾都黏膩著一股老人的味道。好像時間被置放於空曠的空間中一樣。

「對了，對了」你自言自語的同意自己，你想起來了，像是孫悟空第一次進入精神時光屋一樣。

一進到精神時光屋後，空間便是一片白色，一望無際，感覺不到風的流動，而空氣則好像完全靜止似的凝住，重力也比門外頭要大，那裡應該是屬於另外的時空吧，在那裡面的人，感覺經過一年的時間，相對於外面的世界，卻只過了一天，時間幾乎與它無關。如果美好的時光在裡面，可以留住很久吧。

就是那種感覺。嗯，你連移動都變得緩慢。你想像一種眼皮睜眨開闔的局部特寫。

你還記得在七龍珠裡，來自未來的特南克斯，特地帶來在未來已經發明的心臟病藥給孫悟空吃，以免世界被塞魯給毀滅...漫畫裡，似乎在最緊急的時刻，時間總都會凝住...

轉過身，從側身轉向正躺，你躺在床上雙手朝上百無聊賴的前後擺動。奶奶未理會你，你只是無意義的煽動空氣。

你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把手放下的。

百無聊賴地無限回想，眼光在房裡胡亂注視，錯亂交疊的記憶剛好停在奶奶的衣櫃上。

你記得奶奶生前最喜歡吃藥，「喜歡吃藥」是一種很奇怪的說法，不過主要的理由還是因為爺爺的過早死亡。他不是因病去世的，但是奶奶卻由於懼怕死亡

的緣故，使得她看待藥的態度十分誇張，像是聖品或是延年益壽的補帖一樣。

幾乎每一次，她都把醫生開的藥包或者坊間流傳又經友人數度證實的祕方，虔誠地供在爺爺的神主牌前，祭拜一週後，才開始服用。此外，只要她突然開始覺得身體那裡痠，那裡痛的，不是直喊著要去「看」醫生拿藥，就是久病成醫似的自行到藥房「抓藥」。

甚至，有時候若是醫生診斷她身體沒問題時，她就會醫病易位似的發出不甘心的叨念，直說自己身體那裡有什麼毛病或是怎樣的疼痛、她曾聽誰說過誰或誰是得了什麼病...好像沒看出病來或拿包藥回去就白來一樣，堅持跟醫生說一定得再檢查手檢查腳檢查.....她堅持自己「真的」生病了，她要趕快治好。

大概，她害怕像爺爺一樣死去。她因為害怕生病所表現出來的模樣像是著了魔一樣。她對待藥的態度已經達到恐怖慎重或令人生畏的熱衷。

你記得她每一次吃藥的時候，一杯開水配上數十顆藥丸的入嘴，十分迅速。傳到你與妹妹的眼底，從下頭往上望去，迫不急待地一手塞進滿嘴的藥丸，好像是搶吃糖果。

那是多麼怪異的一幕。反而，你記得每一回你妹要吃藥或打針時就像是得打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陣仗。

奶奶的情況卻正好相反，幾乎每一次，她都因為醫生認為不需要打針或少開了一點藥，而認為醫生未善盡責任。

經過長時間的累積，在她的衣櫃裡，在衣櫃裡上鎖的抽屜底，藏了許多種她祭拜過一整個星期的藥包、藥罐，還有多張揉折過無數次而又折疊整齊的紙張。好幾次，我見識到她整理那疊紙的小心模樣，反覆的撫摸它們像是什麼寶貝一樣。

有時候她在你的房間裡突然想到，有時候她在客廳裡看見電視的藥品廣告，或者有時候她在煮飯、洗衣服時也可能會突然想到，她的藥，隨時隨地，她警覺的樣子，像是放不下心或是得時時提醒自己，一想到，她便得趕緊進去房裡「察看」——她的藥。

她過度誇張的疑心不知是在提防誰。有時候，她也會跟在你們任何一個人的身邊，輕輕的腳步像是跟蹤，什麼也不說的就只站在附近，像是監視，是不是她懷疑你們其中什麼人有偷她的藥的嫌疑。

剛開始幾次你還天真地問她為什麼要這樣，她就一副神祕兮兮的告訴你說，有人會偷她的藥，她說你爸常常會調查她的藥吃完了沒，她說你爸是被人指使的，她有時也懷疑你爸圖謀不軌，她告訴你這件事的時候，眼神閃爍，緊張地四處張望，認真地看著你卻採取些微保留的目光，注視你。好幾次，她突然驚覺到「藥」，就立刻放下手邊的事往房間衝去，露出十分嚴肅的樣子，迅速的離開現場，又旋即迅速的回來，動作快速與不留痕跡像是不會離去。

有一段時間，她會自顧自的自行離去，嘴裡叨唸著一些不知名的名稱，你也會同她一起故做神祕的聽她把話講完，再不就搭個一、兩句話。

後來，你也就沒再過問關於藥的任何事了。你只是用好奇的眼睛，處處留心，不動聲色的觀察她的一舉一動。

你記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那一次，你爸不正經地拿藥作話題開了個玩笑，結果她不但大發雷霆的臭罵你爸一頓，還扯出你爸小時候和爺爺做過的荒唐事，當時她像是連珠炮似的嘩啦啦的叭叭唸，想到什麼就講什麼...「你整天都不在家，你以為是誰在維持這個家，是誰在管教這些小孩...是誰，你只知道跟外面的野女人混，我還要忍耐你...還在外面生小孩...還要拿錢出去...你乾脆帶回家養算了.....」

你聽了也啞口無言。

你猜想她是不是把你爸和爺爺搞混了，就連他們做過的荒唐事也一樣。

你想起奶奶的樣子像極了七龍珠裡的琪琪，她拼命的維持一個完整且正常的家，而這些男人卻常常跟她唱反調的外出「拯救」地球。

你覺得四肢無力，整個身體像是放鬆至極致，完全使不上力。側身。枕巾上還殘留奶奶的味道，那是一種適度的胭脂水粉加上淡淡明星花露水的味道，還有間雜著某種老人的體味，某種像是汗腺使用過度或表皮已老化而散發出的老舊氣味。

你想舉起手，可卻沒有力氣；

整個房間依然亮著那盞昏暗黃澄的燈，奶奶一個人坐在梳妝台前，你問她不是要去找爺爺，她沒理你，你撒嬌般的吶叫了聲「阿——嬤——」，她說「憨孫，我不找你阿公，我要去找誰啊！」你們倆便一起笑了起來。你看見她用手撫嘴發出悶著的卻是尖細且含蓄的笑聲；你頑皮的張大口哈哈大笑。

你又將身體轉過去，仰躺著，四處瞥看，這間昏暗的房間，透著光發出沉沉老去的緩慢氛圍。

你...又...漸漸的...闔上眼...

嘴巴緊閉，嘴角微微揚起，笑著。

你記得那一次的玩笑，現在回想起來還為奶奶發脾氣的事感到莫名其妙。

那一次你爸被奶奶罵，剛開始你還坐在一旁忍住不笑，假裝專心地看電視，但不時還是將視線轉過去，偷瞄，奶奶像是積了過久的怨氣沒處抒發似的，無厘頭的對著你爸從前的行為還有爺爺對她如何怎樣的，一口氣，全都搬了出來，數落你們姓「W」的男人天生遺傳一種風流病，說到底她是那裡那裡不好了，是不是上輩子欠你們W家的債，說她是為了這個家，為了.....

剛開始你還以為是玩笑。後來奶奶的聲音，嗡嗡作響，急促，事件，一件跳過一件，甚致連你的未來也順便罵了進去(等你長大也會成為這個家的「男人」)，到最後你根本沒搞懂奶奶在講什麼，或者說，她說的語言、發出的聲音已經接近一種外國語言、腔調，她激動，氣憤，喃喃多語、絮絮叨叨又氣喘吁吁，有那麼一瞬間，她停了下來(——她想不到台詞了?)，整個客廳一片安靜，只剩下綜藝節目裡藝人鬧劇的談笑聲，還有窗外的昆蟲，不識趣的唧叫聲。突然，奶奶走到電視機前，將那台爺爺買的大同電視從兩邊拉上。

可電視卻沒關上，悶悶的還發出聲音。

你爸轉向你，你們倆面面相覷，奶奶低頭默默的哭泣，你爸才想上前安慰她時，她就退後一步，揮揮手，想把人擋開，抽開身體連走帶跑的出了客廳，往她的房間走去，離去時還夾帶著聽不清楚地低語，和鼻子斷續的抽泣哽噎聲。

你老爸轉頭看向你，表情一臉無辜，又想要說些什麼話來緩和場面的樣子，不過整個場面實在再也容不下任何一句話了。

好像今晚允許講話的所有份量，全都用光了。

你轉頭看著那部像是眼睛被搗上的悶聲電視，你沉默；它嗚咽。

你又睜開眼，看見奶奶在鏡前左轉右擺的試衣服，你覺得你這樣子看著奶奶實在很不妥，就把身體又轉向另一邊，床上仍然有奶奶的味道，另一邊是已經空了好一陣子的爺爺的位置，你伸手摸，冰涼涼地，耳朵背後聽見奶奶對著鏡子換衣時發出的喃喃低語，說了些不知道爺爺會不會喜歡這一套，還是要換另一套之類的話。

不知道爺爺即將死亡的那一刻，時間有沒有像七龍珠漫畫一樣的凝住，那應該是一個多麼緊張的時刻吧。可是卻沒有人向你提起。

這一邊可以看見整個窗戶被窗簾包住，光線透過紅色的布幔讓房間內部看起來格外柔和，也彷彿停止。

你將右手食指與中指前後擺動，在爺爺的床位來來回回的用指間走動或輕輕的墊著床，作走路的模樣。

像用手在跳舞。

你記得奶奶曾經對你說，你大概二歲多的時候爺爺就過世了，你是唯一被爺爺抱過的孫子，她還拿出許多照片，指著爺爺的各種模樣，一面回憶，一面便流下眼淚，她指著一張爺爺抱著你時的一副年輕得孫的得意模樣，當時，她頻頻以發著抖的手，指認照片，用手輕撫照片的表面。她的手上已經佔滿了多條密佈的皺紋，她輕摸著爺爺還壯年的照片，無數撫摸過的指紋黏在照片上，她細數當年，而你通常只是靜靜地聽她講，聽她告訴你，她想告訴你的故事。

有一張照片上，爺爺抱著你坐在摩托車上，爺爺跨坐野狼摩托車，一隻手握住車把，你坐在他的兩腿中間，轉向相片，揮舞著手。奶奶說那時候爺爺興奮的載你到處跑，像是想跟所有的親朋好友炫耀他的長孫，回家後還被奶奶叨唸一番，奶奶說到這件事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是那種若有所思的幸福神情。

還有一張照片，你與爺爺和大同電視機的合照，爺爺站在電視的旁邊，你則坐在電視上面。那是第一天買電視機的紀念照，奶奶說這張照片別具意義，主要是為了慶祝你的出生和為了反美愛國慶祝經濟起飛生活變好等等的多重意義，當時你什麼都不懂，只聽到奶奶說了一些對美國人的厭惡，卻常常在氣急時用日語訓斥你爸你姑你伯你叔的，小時候你就只是睜大眼聽著這奇特的語言不時出口。

「我的乖孫，你來幫我看我穿安咧，你阿公，伊甘會喜歡！」

你轉過身，坐了起來，奶奶仍然背對著你，對著衣櫃的連身大鏡，左擺右轉的，喃喃地說她身上的那件旗袍是你阿公最喜歡的那一套。

你看著整套衣服，絨質的，看起來非常柔順，旗袍的側邊開的叉並不高，微微飄起的裙擺，卻也在奶奶左轉右擺時輕易的露出白晰的小腿肚。從鏡子那面你看到旗袍的胸口前有細小的亮珠，和三朵從左邊扣上右邊的花飾，看上去，好漂亮。看起來，似乎非常具有傳統中國標緻女子的感覺。

「阿嬤你祝水耶喔！」你們倆又一起笑了起來。

奶奶高興地又對著鏡子轉了好幾圈。

你笑的激烈整個人往後仰，整個身體躺在床上。背的下半部撞上了剛躺熱的部分，背的上半部和整個頭則撞在冰涼的床上。

你又坐起來的時候，奶奶已經不在房間裡了。剛剛的笑聲很快就消失不見，房間又回到原本自己設定的時間步調。

你聽到有聲音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聽不清楚內容，一陣一陣的，剛開始感覺像是悶著一層膜似的，聲音很不真實，然後聲音逐漸接近，愈來愈近，突然！像是有人把嘴巴貼在你耳邊喊叫一樣，膜破了，你嚇了一跳。

你嚇了一跳。你發現你睡著了。你發現你躺在奶奶的床上。

「ㄨㄨ！叫你進來把阿嬤窗仔門打開！你進來那麼久是在裡面用什會！」

母親的聲音。張開眼看見母親的身影，站在門口，擋住了門口的光線，她朝著你，發出有點氣憤的斥責。你沒有回答她。母親的樣子也讓你再一次想到琪琪。你爬起。

「緊開好，出來呷飯啦！」她說完話轉身就走，光線又自動地跑進房間。

你轉身爬向床的裡邊，把窗簾拉開，一陣強光瞬間占滿了整間房，結果，爺爺的床位有一半曬到斜射進來的陽光。

陽光斜照進房間時，光經過的地方還透著一些浮游粒子，看起來像是恐怖片中陰氣過重之地，在經過日光的照射後，某些「不乾淨」的東西就不見了。

你轉回身，看著門口、整個房間，母親走掉了，奶奶也已經不見。現在，整個房間被明亮的光線充滿。

餐桌上，母親說等奶奶今晚頭七一過，房間就要整理整理。

她老是嫌奶奶的房間散發出一股過重的潮溼味、老舊衣服、過氣老牌化妝品的脂粉味，她不喜歡家裡有常不見光的地方，她說把奶奶的房間清一清，就可以多空出一間房。一些東西可以送人的就送人不然就丟掉，免得佔地方……

「整個家，應該要大掃除一下……看起來卡新…」母親一邊夾菜、一邊碎念。

你一口夾菜一口吃飯的聽著她的安排，心想奶奶房間的那些東西怎麼辦，她要是找不到她的藥肯定又會很生氣。

「我明啊早起幫你收。」

你自願幫忙的舉動，讓在飯桌前的父親母親與妹妹都突然停住，往你這頭遲

疑的看了一眼，不過，父親與妹妹立刻又回復吃飯的樣子，而母親則笑笑的輕鬆答應，你假裝若無其事的繼續低頭吃飯，她似乎很開心。你也是。

隔天，起床後，你發覺你睡得好沉，好滿足，一張開眼直覺得整個家變得很亮，像剛剛新上了一層蠟似的。

你起身到處走走，沒看見半個人。

你走往奶奶的房裡。

什麼都不見了。整個房間非常乾淨，像是重新粉刷過一遍似的，連天花板上那處筆直的乾淨痕跡也消失不見了。只有新意，沒有一絲一毫的舊氣息，裡頭原有的傢俱擺設也全部消失不見，你不明白爲什麼才一個晚上的時間，到底是如何辦到的，對眼前的景象，你完全不明白爲什麼。那空氣無味、光線充足的屋子，好像置身在精神時光屋裡。

這個畫面太過震驚了，你轉身想找人問問，你去了爸媽的房間，沒有人，你去了客廳，沒有人，你去了妹妹的房間，沒有人，你打開家門四望三合院中庭，也沒有人。你忘了，你剛起床就沒看見半個人了。

難道他們急著把所有的東西都拿去丟掉嗎？爲什麼？你不明白？

你一直跑一直跑，每一間房間你又再找過一遍，家裡的人都不見了，家裡除了奶奶房間以外的一切擺設都沒有改變，只有奶奶的房間整個被清空，什麼也沒有留下，連一件傢俱或飾物都找不到，什麼痕跡也沒有，好像連灰塵也被驅逐出家門。你一直跑一直跑.....

好累，醒來後，你滿身大汗，你用力地喘了一口氣又一口氣。你告訴自己，幸好，是夢，否則你真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不過爲了確認，你立即起身到奶奶的房裡，確認。

「一切都還在！」你好像是想告訴什麼人似的自言自語。

你回到你的房裡，把那天在火葬場的骨灰中撿到的鑰匙拿出來，回到奶奶的房裡，打開她那隱藏你們多年的抽屜，你拉開抽屜，裡頭的紙就自動彈出、冒了出來，已經過滿了，你把整個抽屜拉了出來，有許多紙張掉在抽屜後頭。紙上寫滿的密密麻麻的字跡，也像是要溢出紙外一樣。

你一張一張的挑出、折好，一瓶一盒的拿出來，擺在地上，許多藥罐裝著藥丸、無蓋紙盒放著紅白綠色藥包。大概因爲藥品的緣故，抽屜散發出多種相互摻雜的怪異味道，不至於難入鼻，卻不怎麼習慣。

不知怎麼了，你的眼睛周圍已經圈滿眼淚，眼淚.....溢出了...

你一項一項的、仔細地重新折疊好。最後，你把整個抽屜的東西全數放到一個已經被淘汰的舊大同電鍋裡（因爲奶奶生病時買了新電鍋）。

然後，你把它埋到三合院後面的泥土裡。後院裡還種有幾棵木瓜樹。

你記得你整理了兩天才把房間該留的該丟的東西分好，第一天，你整理到很晚，後來怎麼睡去的你已經忘記了。不過，第二天醒來後，卻清楚的記得前一天

晚上做了個很美的夢。

在夢裡，他們背對著你。奶奶身上穿著那件爺爺最喜歡的旗袍，爺爺則是西裝筆挺的把手插在口袋裡，奶奶一隻手彎過爺爺的手，挽著他。

他們倆依偎在一起，往另一頭走去，爺爺沒有回頭，奶奶則回過頭來向你輕輕地揮動手指，像是道別，她看上去還很年輕。

你非常用力地揮舞著雙手，向他們說再見，好久，好久。